



吳祖光戲劇集之一

林冲夜奔

吳祖光著

· 開明書店 ·

林冲夜奔

吳祖光戲園集之一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第一〇九〇七號

林冲夜奔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再版

每冊定價・〇五〇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吳祖光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湧人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60P.)K

冲

序

從我有了閱讀「閒書」的能力的時候起，同許多年青人一樣，我便常常撇開了學校課業的研讀，被「閒書」占去了我大半的時間。所謂「閒書」，大人們都是這麼說的，就是指的一些在正經人心目中不予重視的一種書籍，也許可以算作歷史，然而卻不是那種奉勅編纂的歷朝天子御覽的歷史。

我現在寫劇本，我學習着創造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假如說我有我的寫作技巧和方法，則這些技巧和方法得自於「閒書」的遠過於學校所教給我的。想想卻也簡單，我現在所幹的本不是「正經事」，而是十足的「閒事」，那麼從「閒書」中獲益乃是很自然而合理的事了。

哪一本書給我的印象和好感最深最切呢？我說：是「水滸傳」。

世人視盜賊如洪水猛獸，然而假如真有梁山泊上那樣可愛的強盜，該反而是人類的光榮吧？讀「水滸傳」的人哪一個不愛林，不愛魯智深，不愛武松，不愛李逵，不愛花榮，不愛石秀？……

我愛這一羣人，這一百零八個大孩子，他們有的是互愛，互助，坦白，天

真；重義氣如山斗，視生命如鴻毛；這一切一切不都是現代人所缺欠，所不屑爲的麼？世情的澆薄使我們更傾心於「水滸」裏的同情與溫暖，因此我沒有理由不愛這一百零八個人，我沒有理由不愛這本書。

我早就想着如何把林冲的故事搬上話劇舞臺，雖然也有人已經作過這工作，但是與我所想的是完全兩樣的。然而我卻思索了一年不敢下筆；只爲了「水滸傳」本身的輝煌，使我望而卻步。不過成都的冬天來了，從夏天開始的這五個月的游手好閒，思之慚愧，於是把「林冲夜奔」作了我今年歲尾的一支插曲。用近兩個月的時間在談天說笑中慢慢寫完了它，欣幸我自己又走了一條沒有嘗試過的路。對於這本戲，我力求作到簡捷，明快，沈着，有力。作到了沒有，我不說，所根據的理由，全是我所認識的林冲與魯智深給我的。題目原本定作「二傑傳」，但是我深愛那千里充軍滄州牢城外風雪山神廟之夜的林冲出走，所以還是叫它作「夜奔」了。

我們現在不提倡英雄主義，但是林冲這樣的英雄我卻希望朋友們的再認識，因爲我愛他，所以我相信你們也會愛他。

「林冲夜奔」作爲我獻給朋友們的一九四四的新年禮物，至於在這風雪中它將遭遇到何種命運，我可就顧不得那許多了。

卅三年一月卅日成都

附記：這個戲是三年前在四川時寫成的，序文中的最末一段當時果然不幸而言中，寫成之後便被審查會的老爺們以「題材不妥」的「罪名」與「風雪夜歸人」同時禁止上演與出版。抗辯是無用的，而且我亦沒有這麼大的功夫，結果是在被禁兩年之後，有一位審查會的朋友自告奮勇爲我重審解禁。

禁亦在它，解禁亦在它；這只說明了所謂「審查」根本只是一種莫明其妙的浪費而愚蠢的行爲。更使我感觸的就是當這個戲在抗戰的後方被禁之時，在淪陷區的上海倒是有轟轟烈烈的演出。正如在同時上海連演「文天祥」達半年之久，而重慶的「文天祥」卻慘遭刪節，身受五馬分屍之禍。

昨天還有一個外國朋友跟我說：「你們中國的事情真奇怪！」一點也不錯，這是一個「神話」的國度，也只有「奇怪」兩個字可以解釋一切。

三十六年五月上海

全劇人物

錦兒
林冲娘子
林冲
魯智深
陸謙
富安
高衙內

高俅
衆武士
董超
薛霸
店家
老兵

全劇分幕

第一幕

東京開封府林冲家

第二幕

東京殿帥府

第三幕

第一場 東京城外道旁野店

第四幕

第二場 野猪林

第五幕

第一場 滄州城外古山神廟

第二場 古山神廟之夜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一幕

人物：

錦兒 林冲娘子 林冲 魯智深 陸謙 富安 高衙內

東京開封府。

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冲家。

是臨街樓房，六月天氣，天早亮了，只因窗門緊閉，顯得房裏黑樸樸的，這是林冲家的起坐間，右手較大的門是通樓下的，左手的門下了門帘，裏間是林冲夫婦的臥房。

扶梯脚步聲，丫環錦兒輕輕推開門，走進來。

錦兒蹣手蹣腳，在臥室門邊靜聽，見尙無聲息。

錦兒把臨街的窗戶支起，太陽光穿窗而入，於是滿室通明。

錦兒便開始清理屋子，揩抹几案。

錦兒見書案上偏着放一把寶劍，劍鞘卻遠遠放在一張太師椅上，於是提起寶劍頗爲新奇地撫視良久，拿過去想裝入劍鞘，可是剛走到半路，一個不小心劍落在地下了，劍觸地板「兵」然作響。

錦兒咋舌不下，彎腰剛拾起地下的劍，臥室門帘掀動，林冲娘子顯出半個身體。

娘子晨粧初罷，尚有惺忪之態。

娘（嗔怪地低聲）輕一點兒……

錦（紅着臉羞澀地笑）小姐……

娘（走近錦兒）他剛剛讓我哄着睡着了！

錦（撅着嘴）這個東西死重！我拿不動它……

娘誰讓你拿它。

【林冲娘子接過錦兒手裏的劍插入鞘內，掛在牆上。

錦小姐，怎麼姑爺又一夜沒睡？

娘（憂鬱地）嗯……

錦不是前天就一夜沒睡？

娘嗯。

錦這怎麼好？

娘（無可奈何地）他氣呀，他還是生氣呀，他氣得不得了呀！

錦小姐，你得多勸勸他。

娘（搖頭）不聽呀，他一句話也聽不進去，一個人悶着頭，其實他發一頓脾氣

也好，就是這麼不聲不響地叫人難受。

錦 小姐嫁過來，我也跟過來一年多了，從來姑爺都是笑嘻嘻的，沒生過這麼大的氣。

娘 是啊，可是我想這兩天總該好了，人總不能生一輩子的氣是不是？

錦 姑爺生了氣，就像碰到了黃梅天，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娘 錦兒，你一人睡在樓底下還好，我守着他，看他坐在牀邊一夜一夜不睡，纔真難過。

錦 你也陪着不睡？

娘 （赧然）我一到晚上就睏得要命，倒在牀上眼睛就閉上了，怎麼也睜不開。天亮了，醒過來，看見他還是那麼樣坐在牀邊兒上……

錦 （不由得笑了）……

娘 ……我知道我不該……我知道他是爲我生的氣……我不該睡着，我本該陪着他的……

錦 （笑着）姑爺跟我說過，說你是個小孩子，小孩子本來好睡的。

娘 （半笑半罵）你瞎說！

錦 不是我，是姑爺說的。

娘 錦

（頓足）我生氣了！（覺得自己聲音太大，吐了一下舌頭）（改換題目）我說不怪姑爺生氣，那個野小子真可恨，那麼一大羣打手，要不是姑爺起來，真是不得了了。

【此時門帘掀開，林冲側身站在門前看着她們兩個。

娘

不，我就一點兒也不怕，（頗爲自傲地）我就想着我家丈夫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有他在，我什麼也不怕的！（指着牆上的劍）我昨天晚上還跟他說，我說：你放心，往後誰敢碰我一下，我不由分說，就是這麼（以手作勢）……一下子！

錦

可是小姐你忘了，你當時急得直哭。還是我錦兒跑出去找着你家丈夫來救了你的。

娘 錦

（羞惱）愛嚼舌根的小蹄子，看我撕爛你的嘴！（用兩隻手刮着臉）不害臊，不害臊……

【林冲看得高興起來，臉上的陰鬱稍稍鬆減。

娘 錦

（面紅耳赤）我可真惱了！小姐別生氣，你聽我說……

娘

誰理你！

錦 我說正經話。

娘 還是不理你！

錦 可是小姐你聽着，從今天起，我們都裝得歡天喜地的，好像從來就沒有前天這麼回事兒似的，管保姑爺也就糊裏糊塗給忘了。

娘 哼！說得倒輕巧，你當他是個傻子呢……

娘 娘子扭轉身去，林冲想躲沒來得及。

娘 （出乎不意）喲！你！

錦 （失聲喊出）姑爺！（福了一福）姑爺早安。

【錦兒羞得面紅耳赤，反身就跑，一路扶梯響，跑下樓去了。

【林冲娘子也不好不害臊，大睜着一雙眼睛，注視林冲不少瞬，僵得不知如何是好。

【林冲亦倚着門框看定她。

林 （實在忍不住了，大笑）哈哈……

娘 （失措）你怎麼又起來了？

林 （用手托起娘子的下巴，笑個不住）小孩子……

娘 （羞惱）你不聽我的話。

林 我聽你的話。可是今天夜裏我一定睡了，我已經把前天那樁事忘得乾乾淨淨

的了。

娘 這是錦兒出的主意，你不該來笑話我。

林 錦兒的主意出得好。

娘 你對錦兒說我是小孩子？

林 你本來是小孩子。

娘 可是你說了聽我的話的。

林 是啊！就是小孩子的話，我也聽的。

娘 那我叫你再去睡覺！

林 不，我從來不白天睡覺的。

娘 不行，你說話得算話。

林 也好，你陪着我睡。

娘 （啐了一口）瞎說！我剛起來。

林 你不睡我也不睡。

娘 （無奈）你真麻煩……

林 （忽發感慨）讓我麻煩你一次罷，誰知道以後還能麻煩你不？

娘 （面容陡變，用手堵住林冲的嘴）你怎麼說這種喪氣話！

林 (自覺失言，強笑) 說着好玩兒，打什麼緊？

【林冲娘子忽然悲從中來，不能自己。

【林冲亦靜下來。

【林冲娘子目視林冲良久，眼淚流下來，低聲飲泣。

林 (撫慰她) 大姐，你不要，你不要這樣……

娘 (嗚咽着)……是我累了你，都是爲了我，纔惹得你這麼生氣的……

林 大姐你不要哭，不要哭。

娘 不管，你不管我，讓我哭，讓我哭，我心裏悶得難受……

林 (莫知所措，只得走得遠遠地) 你不要哭……(轉身) 那我聽你的話，我去

睡了。

【林冲娘子掩泣不止。

【林冲走到門邊，又轉回身來。

林 (走近她) 你怕？是不是？

娘 (仰起頭來) 我不怕，我說了我不怕，只要有你在，我什麼都不怕的。

林 那就好，姓高的再敢動我絲毫，看我不一拳打死了他！

娘 (收淚) 那你去睡了。